

新
唐
書

三七

宦者列傳下第一百三十三

端拱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

敕撰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爲閑廐小兒貌儇陋略通書計事高力士年四十餘使主廐中簿最王鉷爲使以典禾豆能檢擿耗欺馬以故肥薦之皇太子得侍東宮陳玄禮等誅楊國忠輔國豫謀又勸太子分中軍趨朔方收河隴兵圖興復太子至靈武愈親近勸遂即位係天下心擢家令判元帥府行軍司馬肅宗稍稍任以肱膂事更名護國又改今名凡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輔國能隨事齟齬謹密取人主親信而內深賊未敢肆不啖葷時時爲浮屠詭行人以爲柔良不忌也帝還京師拜殿中監閑廐五坊宮苑營田栽接摠監使兼隴右羣牧京畿鑄錢長春宮等使少府殿中二監封成國公實封戶五百宰相羣臣欲不時見天子皆因輔國以請乃得可常止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兒數十人吏雖有秋豪

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劾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
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羣臣無
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爲衛貴幸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
以子姓事之號五父帝爲娶元擢女爲妻擢以故爲梁州長史弟
兄皆位臺省李峴輔政叩頭言且亂國於是詔敕不繇中書出者
峴必審覆輔國不悅時太上皇居興慶宮帝自複道來起居太上
皇亦間至大明宮或相逢道中帝命陳玄禮高力士王承恩魏悅
玉眞公主常在太上皇左右梨園弟子日奏聲伎爲娛樂輔國素
微賤雖暴貴力士等猶不爲禮怨之欲立竒功自固初太上皇每
置酒長慶樓南俯大道因裴回觀覽或父老過之皆拜舞乃去上
元中劔南奏事吏過樓下因上謁太上皇賜之酒詔公主及如仙
媛主之又召郭英乂王鉞等飲賚予頗厚輔國因妄言於帝曰太
上皇居近市交通外人立禮力士等將不利陛下六軍功臣反側
不自安願徙太上皇入禁中帝不寤先時興慶宮有馬三百輔國

矯詔取之裁留十馬太上皇謂力士曰吾兒用輔國謀不得終孝
矣會帝屬疾輔國即詐言皇帝請太上皇按行宮中至睿武門射
生官五百遮道太上皇驚幾墜馬問何爲者輔國以甲騎數十馳
奏曰陛下以興慶宮湫陋奉迎乘輿還宮中力士厲聲曰五十年
太平天子輔國欲何事叱使下馬輔國失轡罵力士曰翁不解事
斬一從者力士呼曰太上皇問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納刀噤萬歲
皆再拜力士復曰輔國可御太上皇馬輔國鞭而走與力士對執
轡還西內居甘露殿侍衛才數十皆廷老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
將軍朕且爲兵死鬼左右皆流涕又曰興慶吾王地數以讓皇帝
帝不受今之徙自吾志也俄而涼承恩播州魏悅溱州如仙媛歸
州公主居王眞觀更料後宮聲樂百餘更侍太上皇備灑掃詔萬
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膳自是太上皇怏怏不豫至棄天下輔國以
功遷兵部尚書南省視事使武士戎裝夾道陳跳丸舞劍百騎前
驅御府設食太常備樂宰相羣臣畢會既得志乃厭然驕觶求宰

相帝重違曰卿勲力何任不可但羣望未一如何輔國遂諷宰相裴冕使聯表薦己帝密摘蕭華使喻止冕張皇后數疾其顙帝寢疾太子監國后召太子將誅輔國及程元振太子不從更召越王充王圖之元振告輔國即伏兵凌霄門迎太子伺變是夜捕二王及中人朱輝光馬英俊等囚之而殺后它殿代宗立輔國等以定策功愈跋扈至謂帝曰大家弟坐宮中外事聽老奴處決帝矍然欲翦除而憚其握兵因尊爲尚父事無大小率關白羣臣出入皆先詣輔國輔國頗自安又冊進司空兼中書令實封戶八百未幾以左武衛大將軍彭體盈代爲閑廐羣牧苑內營田五坊等使以右武衛大將軍藥子昂代判元帥行軍司馬賜輔國大第於外中外聞其失勢舉相賀輔國始惘然憂不知所出表乞解官有詔進封博陸郡王仍爲司空尚父許朝朔望輔國欲入中書作謝表闔者不內曰尚父罷宰相不可入輔國氣塞久乃曰老奴死罪事郎君不了請地下事先帝矣帝優辭諭遣有韓穎劉烜善步星乾

元中待詔翰林穎位司天監烜起居舍人與輔國暱甚輔國領中書穎進祕書監烜中書舍人裴冕引爲山陵使判官輔國罷俱流嶺南賜死自輔國徙太上皇天下疾之帝在東宮積不平旣嗣位不欲顯戮遣俠者夜刺殺之年五十九抵其首囑中殊右臂告泰陵然猶祕其事刻木代首以葬贈太傅諡曰醜後梓州刺史杜濟以武人爲牙門將自言刺輔國者

王守澄者史亡所來元和中監徐州軍召還方憲宗喜方士說詔天下求其人宰相皇甫鏞左金吾將軍李道古等白見楊仁晝浮屠大通仁晝更姓名曰柳泌大通自言壽百五十歲有不死藥並待詔翰林號人田元佐言有祕方能化瓦礫爲黃金詔除號令與董景珍李元戢皆介泌大通薦于天子天子惑其說泌以金石進帝餌之躁甚數暴怒恚責左右踵得罪禁中累息帝自是不豫十五年罷元會羣臣危恐會義成劉悟來朝賜對麟德殿悟出曰上體平矣内外乃安是夜守澄與內常侍陳弘志弑帝於中和殿緣

所餌以暴崩告天下乃與梁守謙韋元素等定冊立穆宗俄知樞
密事文宗嗣位守澄有助力進拜驃騎大將軍帝疾元和逆罪久
不討故以宋申錫爲宰相謀因事除之不克更因其黨鄭注李訓
乘其罅於是流楊承和於驩州韋元素象州遣中人劉忠諒追殺
元素于武昌承和次公安賜死訓乃脅守澄以軍容使就第使內
養齋醢賜死事秘時無知者贈揚州大都督其弟守侑自徐州監
軍召還死於中牟

劉克明亦亡所來得幸敬宗敬宗善擊毬於是陶元皓靳遂良趙
士則李公定石定寬以毬工得見便殿內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
出神策隸卒或里閭惡少年帝與狎息殿中爲戲樂四方聞之爭
以趨勇進于帝嘗閱角觝三殿有碎首斷臂流血廷中帝歡甚厚
賜之夜分罷所親近旣皆凶不逞又小過必責辱自是怨望帝夜
艾自捕狐狸爲樂謂之打夜狐中人許遂振李少端魚志弘侍從
不及皆削秩帝獵夜還與克明田務澄許文端石定寬蘇佐明王

嘉憲閭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羣飲既酣帝更衣燭忽滅克明與佐
明定寬弒帝更衣室橋詔召翰林學士路隋作詔書命絳王領軍
國事明曰下遺詔絳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將易置左右自引支黨
顯兵柄于時樞密使王守澄楊承和中尉梁守謙魏從簡與宰相
裴度共迎江王發左右神策及六軍飛龍兵討之克明投井死出
其尸戮之務澄等皆斬首以徇籍入家貲又殺其黨數十人始克
明謀逆母禁不許文宗立嘉母忠賜錢千緡絹五百匹給婢二人

田令孜字仲則蜀人也李陳氏咸通時歷小馬坊使僖宗即位擢
令孜左神策軍中尉是時西門匡範位右中尉世號東軍西軍帝
冲駭喜鬪鵝走馬數幸六王宅興慶池與諸王鬪鵝一鵝至五十
萬錢與內園小兒尤昵狎倚寵暴橫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卧起
至是以其知書能處事又帝資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為父而策
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巨萬國用耗盡
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

寶貨舉送內庫使者監閱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
孜知帝不足憚則貶蜀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
崩弛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時賢人無
在者惟佞鄙沓貪相與備負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豪不勝
憤指言賢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
每建白必阿邑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
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
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爲陛下除姦
臣乘輿今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吐之以羽林騎馳斬即
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兄
也故請帝幸蜀有詔以令孜爲十軍十二衛觀軍容制置左右神
策護駕使至成都進左金吾衛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公帝
見蜀陝陋稍鬱鬱日與嬪侍博飲時時攘袂北望惘然流涕令孜
伺閒開釋呼萬歲帝爲怡悅因盛稱鄭畋王鐸程宗楚李鋌敬瑄

方并力賊不足虞帝曰善初成都募陳許兵三千服黃帽名黃頭軍以捍蠻帝至大勞將士扈從者已賜而不及黃頭軍皆竊怨令致令致置酒會諸將以黃金樽行酒即賜之黃頭將郭琪不肯飲曰軍容能易偏惠均衆士誠大願也令致目曰君有功邪荅曰戰党項蒲契丹數十戰此琪之功令致嘻怒曰知之密以酖注酒中琪飲已馳歸殺一婢吮血得解因夜燒營剽城邑郤瑄討敗之奔廣都遂走高駢所帝聞變與令致保東城自守羣臣不得見左拾遺孟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出百死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惟與令致閉城自守不召宰相不謀羣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止司豈悉忠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官中災左右巡使不到皆被顯責安有

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羣司百官棄若路人已事誠不足諫而
來者冀可追也跡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嘉州司戶叅軍使
人沈于墓頤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隸曰大盜未殄官豎
離間君臣吾以諫爲官不可坐觀覆亡跡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
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賊平令孜以王鐸爲儒臣且無功而
首謀召沙陀者楊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
一又已復光且逼已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主室輕重出入
倨甚會復光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愨者富家子頗
沈鷲賊在長安知愨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爲屯不屈賊陰教士
卒變衣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金紫
擢內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羣臣可歸者
納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
益自肆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復光
部將鹿景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

使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爲留後以建及張造韓建等爲部刺史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養爲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爲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爲十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己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慰河中王重榮厚爲禮匡祐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池歸鹽鐵使即自兼兩池榷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鄜延靈夏等兵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孜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孜走還邠州與昌符皆恥爲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官室舍廬十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火官城唯昭陽蓬萊三宮僅存王建

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玫畏克用且
偏與重榮連章請誅令玫而駐鳳翔令玫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今
玫以兵入寢逼帝夜出羣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玫勸
興元節度使石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惡令玫劫質天子生方
鎮之難使玫進迎乘輿玫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揚晟軍帝次梁洋
稍引而南玫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玫懼人圖己蒙
面以行使王建長劒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澁
帝危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元追兵玫長驅躡帝帝以閣道毀走
它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玫重榮表誅令玫
安尉羣臣詔以令玫爲劍南監軍使留不去重榮請幸河中令玫
沮而止宰相遘率羣臣在鳳翔者表令玫頡國煽禍惑小人計交
亂羣帥請誅之帝不及省且詔重榮餉糧十五萬斛給行在重榮
以令玫在不奉命玫乃奉嗣襄王煜即僞位玫敗帝乃得還京師
始帝入蜀諸王徒步以從壽王至斜谷不能進令玫驅使前王謝

足且拘得馬可濟令孜怒扶王彊之行王恥之及帝病中外屬壽王令孜入候帝曰陛下記臣否帝直視不能語令孜自署劍南監軍使閱拱宸奉鑾軍自衛晝夜馳入成都固表解官求醫藥詔可俄削官爵長流儋州然猶依敬瑄不行王即位是爲昭宗楊復恭代爲觀軍容使出王建爲壁州刺史建取利州自署防禦使因略定閬邛蜀黎雅等州詔即置永平軍拜建節度使令孜謀與建連衡凡朝廷且曰吾子也書召之建喜將至復卻之建怒進圍成都令孜登城謝建曰老夫久相厚何見困荅曰父子恩何敢忘顧父自絕朝廷苟改圖則父子如初令孜曰吾欲面計事建然許令孜夜負印節授建明日入成都因令孜碧雞坊始右神策統軍宋文通爲諸軍所疾令孜因事召見欲殺之旣見乃欣然更養爲子名彥賓即李茂貞也故獨上書雪其罪詔爲湖南監軍凡二歲與敬瑄同日死臨刑裂帛爲縗授行刑者曰吾嘗位十軍容殺我庸有禮因教縊人法旣死而色不變乾寧中詔復官爵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官父玄翼咸通中領樞密世爲權家復恭略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入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令孜顯威福斲喪天下中外莫敢元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爲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爲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冊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曰一襲太常新曲曰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聞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溫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爲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者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

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環
任以它職可也不宜假節外藩恐負勢顓地不可制帝乃止環聞
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詬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爲
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陰勒利州刺史覆環
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聞帝知復恭謀繇是深銜之復
恭以諸子爲州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
威勢舉歸其門守立爲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
帝欲斥復恭懼爲亂乃好謂曰卿家胡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
恭以守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旣勢鈞遂
與復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
英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
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而肩輿至前殿廣樹不逞
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胡不
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坡斬其

旌節貲貯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爲龍劔節度使守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大順二年罷復恭兵出爲鳳翔監軍不肯行因丐致仕詔可遷上將軍賜八杖使者還遣腹心殺使者於道遁居商山俄入居昭化坊第第近玉山營而子守信爲軍使數省候出入或告父子且謀亂時順節遙領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詔與神策軍使李守節率衛兵攻復恭治殺使者罪帝御延喜樓須之家人拒戰守信亦率兵至昌化里陣以待會日入復恭與守信舉族出奔遂走興元順節已斥復恭則橫暴出入以兵從兩軍中尉劉景宣西門重遂察其意非常以狀聞有詔召順節輒以甲士三百入至銀臺門何止之景宣引順節坐殿廡部將嗣光審出斬之從者大譟出延喜門剽永寧里盡夕止賈德晟與順節皆爲天威軍使順節誅頗嗟憤重遂亦奏誅之於是鳳翔李茂貞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同効守亮納叛臣請出兵討罪軍饟不仰度支茂貞請假山南招